

諸大家
批評

呂選八家古文

掃葉山房
發行

諸大家
批評
呂選八家古文

曾文

救災議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之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
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
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
于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

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
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于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

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

以下皆衆人所未見

一唐

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于上則其勢必
不暇乎他焉是農不復得修其畝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

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莩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

二唐

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

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

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

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

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

萬戶食之不遍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偏則當用粟五百

遵岩云此議終是多了公家之慮一脚議論

萬石而足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

三唐

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辯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群而

頓掣

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

五唐

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

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文亦不過如此

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馬牛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之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

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

之地。失戰鬪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又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

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鬪之民。異

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

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

之帛者。彼知己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挺於草茅之中。以扞

游徼之吏。强者既罵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

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社之將

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

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令被災之州為十萬

戶如一户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

以後層層照應

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畝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

器用閭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

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

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

之費為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

於儲時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

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墻壞屋之尚可

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

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

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

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于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亡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于可為之時。消患于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于眾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于打算錢米出處方是着實處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為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主者之富藏之于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

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為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于救災補敗，尚不可緩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所愛，況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為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薺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薺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薺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薺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

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此一篇後面應得好說利害體呂東萊

指陳利弊纖細曲盡文如層波疊嶂却自然一氣之所融結非南豐無此力量精選評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于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王以後世之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

塵類

篇中專破此說

原未嘗不通變但非如向之說

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反覆東萊云轉換好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

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此意闡二子之道如是而已

蓋洗發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此意闡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

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

篤骨體于自信者也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

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

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

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

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回環尽致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

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前段言

其害之當斥此却言其書之當存是進一步法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

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

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

又一層意熱尾

至于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

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此篇節奏從容和緩且有條理又藏鋒不露初讀若太羹元酒須當
子細味之若他練字好過換處不覺其間又有深意存呂東萊
此序與新序序相類而此篇為英爽軼宕王遵岩
此等文字唯朱文公學之最近然易流于板實苟非理勝不可錢牧齋
當觀其議論反覆處及其轉換過接之妙理致甚深却不露一毫圭
角宋文中之最高古者

梁書目錄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貞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為目錄一篇而叙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

家並起。佛最晚出。為中國之患。而在梁為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絀。雖然。彼惡觀。振動聖人之內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正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成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至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合內外之道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也。故與之為衣冠飲食冠昏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

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
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
與之所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
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為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
乎羣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
聖人之内也一句截住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
以下闢佛固其所以為失也夫得于内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
不得於内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
之也智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為一方而不足以適
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
謂得諸内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
接起處之事而為着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

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通篇俱說聖人之內而所以攻佛者不過數句唐荆川
不惟不屑屑攻佛并不屑屑斥梁之佞佛此爭上流也

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為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蠱起于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為方而不能相

百家衆說從此起即是新序之原

非深于經術者不能言

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

講況至於秦為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

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

狀後填取案

道為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

名家者誕漫于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

神

來天下學者知折衷于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

之徒皆不免乎為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

先抑劉向

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

之者哉亦其出于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于流俗之中絕學之

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為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于

次補得新序面目而以慎取一句為結穴

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

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辨哉臣

之所不得已也

新序只是駁雜故痛抑而後存之前段歷叙古今說得原原本本文亦圓暢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海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為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于館閣而隋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

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

先提大綱說

以下說其書中闡發

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

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

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

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

璫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

與朱子說詩意合

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于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

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

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

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免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

上段歸本人主此却從士夫說善于立言

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

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

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信哉如此人

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于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

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芣苢柏舟大車之

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

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曰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

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

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序論以

發其端云

宋人叙古人集及古人所著書往往有此家數然多以考訂次第為一篇之文而已不能如先生更有一段大議論以成其篇也如後叙

不足容李白集亦不免用其體蓋小集自

說苑目錄序

說苑目錄序

劉向所著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

劉向所著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